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三辑



麻麻亮的天

杨崇德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三辑



麻麻亮的天

杨崇德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麻麻亮的天 / 杨崇德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 10

(微阅读 1 + 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0792 - 5

I. ①麻… II. ①杨…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2401 号

麻麻亮的天

杨崇德 著

出版人:姚雪雪

组稿编辑:陈永林

责任编辑:赵 霞

出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12

版次: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28 千字

书号:ISBN 978 - 7 - 5500 - 0792 - 5

定价:20.00 元

赣版权登字:05 - 2013 - 347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0791 - 86895108

网址:<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3年8月

目 录

鸡人	1
患者	5
杀猪	9
痴人	12
临江仙	16
打狗	20
妄想症	23
宰牛	27
抛球乐	31
变种的鸭	34
焦虑症	39
风流子	43
麻麻亮的天	47
一落索	52

照相	55
恐惧症	59
好事近	63
卖羊	68
强迫症	80
行路难	84
桃子熟了	87
乳腺癌	89
花犯	93
夜行	97
青光眼	100
线人	104
排队	108
耳聋	112
探视	115
化验	118
白头吟	120
女奸	124
失眠	126
水俣	132

发烧	134
信	139
直肠癌	141
瘰症	146
咳嗽	150
健忘症	155
恐高症	158
失语症	162
后遗症	167
并发症	171
综合征	175
异常勃起	178
眩晕	181



鸡 人

周六晚上，霍元彪正在洗澡，房里的手机响个不停。霍元彪老婆推开浴室门，对霍元彪说：“你有电话来了。”满头泡沫的霍元彪摊着满手泡沫说：“是谁打来的？”霍元彪老婆说：“没有显示名字，是个陌生号码。”霍元彪就一边继续洗他的头，一边说：“不接！他妈妈的，物业管理公司那帮鸟人，把我们这些集资建房户的手机号码全都卖出去了，这半个月来，每天都有人打电话，推销瓷砖的，推销水龙头的，推销抽水马桶的，烦死人了。”

霍元彪正在搓身子，手机又响了。还是那个号码。霍元彪老婆说：“你到底接不接？吵死人了！”霍元彪用干毛巾擦了擦手，把手伸出来。霍元彪刚要说话，里面的人就发话了，那人说：“霍科长吗？在忙什么？连电话都不接了，你也真是的。”霍元彪一时听不出那人是谁，正犹豫，那人又说：“我是运营部的秦沧海呢！”霍元彪这时反应过来了，那声音确实是运营部的秦沧海。这个秦沧海虽然与霍元彪不在一个部门，但霍元彪还是对他多少有点印象。秦沧海在运营部具体从事什么工作，霍元彪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个秦沧海好像活得十分洒脱，两只手腕都戴了佛珠，脖子上还圈了一根金链子，喜欢穿休闲服，抽烟也很讲究，烟雾吐出来时，足有四十厘米长，他好像没有任何职务，一年半载也很少碰见他，也从不参加刘白龙局长组织的任何提拔活动。霍元彪说：“哎呀，是秦总呀，有什么好事？”秦沧海说：“别在我面前秦总秦总的，就叫我沧海吧。对了，找你有件事告诉你。”霍元彪一边抓自己的屁股一边说：“什么事？你就说吧。”秦沧海说：“刘白龙局长的爹死了，你知不知道？”霍元彪说：“什么时候死的？”秦沧海说：“两个小时以前。”霍元彪说：



“多大年纪了？”秦沧海好像有点嫌霍元彪问得太多，直截了当地说：“你到底去不去？”霍元彪说：“在哪？”秦沧海说：“当然是在宜州呀。刘白龙局长是宜州人，9月14号，我们在江南帝豪大酒店给他爹作了七十四岁生日，难道你没去？”霍元彪想了想，终于想起来了，他说：“9月14号，我在北京参加一个封闭式培训呢。”秦沧海说：“怪不得我到处联系你，就是联系不上。刘局长的爹在那次生日后的第三天就病了，只好送回老家，不到一个月，就这样了。”霍元彪全身冷得有点哆嗦，他说：“我人就不去了，封一个礼吧。”秦沧海说：“封多少？”霍元彪说：“四百怎么样？”秦沧海说：“兄弟呀，你如果人去了，光路费就不止四百呢。”霍元彪说：“那就五百吧。”秦沧海又提示说：“那就等于你人去了，只封一百的样子。”霍元彪经他这么一提示，又报了个数：“那就八百吧。”秦沧海说：“好呢，我现在在办公室，你是把钱送来呢，还是由我暂时垫付？”霍元彪想到自己刚洗完澡，再跑去办公室，来回又是一身汗，回来还是要洗澡，于是说：“那你就给我垫付吧。”

霍元彪在浴室里通话时，霍元彪老婆张着耳朵在门边听，越听就越不高兴。因此，当霍元彪出来时，他老婆说：“上次我舅舅死了，你只封五百，现在这个刘局长的爹死了，你却要封八百，我看你是吃错药了吧！”霍元彪没想到老婆会这么说，只好解释说：“那不一样的。”霍元彪老婆说：“有什么不一样？你跟我说说，到底是我舅舅亲呢，还是他刘局长的爹亲？他刘局长对你有什么好？啊？提拔三次人了，你连第二轮都没进过！”霍元彪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霍元彪老婆说：“我就是要这么说，怎么了？”霍元彪老婆好像有点受委屈，她擦着眼泪跑进了房间。许久，霍元彪老婆在里面说：“你爱封多少，就封多少，反正，我也不管了，这个家由你支撑，我只跟着你吃就行了。”霍元彪穿着三角短裤推开房门，他讨好老婆说：“算了，别生气了，就算我这八百元被小偷扒了，好不好？”霍元彪一边穿衣服一边开导老婆说：“你想想，要是刘白龙局长的爹活到八十四岁，他还有十年，如果刘白龙局长在我们江南还交流四年，那八百元显然是应付不了的，这样一想，我们也亏不了多少，再说，他早一点死，我们江南分局的职工们就少一点开支，你应该为刘局长爹的死感到高兴才是！”霍元彪老婆此时的脸色不那么难看了，她挤



着笑出了房门。

深秋的一个傍晚，霍元彪正陪老婆在双龙公园散步。手机响了。是个陌生电话。霍元彪此时不担心什么推销瓷砖的了，因为他的新房已装修完工。但霍元彪还是不打算接这个陌生电话，他对老婆说：“是接还是不接？”老婆说：“关我屁事。”霍元彪就接了。才两句话，他就知道对方是秦沧海。秦沧海说：“兄弟呀，在哪？”霍元彪说：“在外面散步呢。”秦沧海说：“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喜讯，蔡副局长的公子当父亲了，生了个八斤重的小子，这个星期六，他准备在帝豪大酒店为这小子摆宴，请你喝杯喜酒。”霍元彪说：“好的，好的。”霍元彪寒暄几句就挂了电话，骂道：“他妈的，瞧他那心情，好像那小子是他的种。”

春节前夕，霍元彪正排着长队买回老家过年的车票，正准备掏钱时，他的手机响了。他“喂”了一声，里面的秦沧海就说：“兄弟呀，郭副局长的小舅子后天结婚，请你喝一杯，地点同样在帝豪大酒店，你可要去哟。”霍元彪还想“喂”上两句，里面的售票员说：“给钱呢，一共628。”霍元彪隐隐听到后面的排队者在发牢骚：“买票还打什么电话啰，真是的。”霍元彪想发脾气，但他又忍回去了。他怕自己如果真的发了脾气，全然不是那帮排队人的对手，弄不好，他会吃不了兜着走。

奔出汽车站，霍元彪毫不犹豫地将秦沧海那个手机号设定为限制呼入。

霍元彪一家三口正为明天回老家过年打理行头，楼下就有人喊。霍元彪把头伸出去，见是传达室的孙老头站在下面。霍元彪望着楼下那个正在抽烟的孙老头，用手指了指自己，孙老头说：“是的，是喊你呢，传达室有个电话，找你的。”霍元彪砰砰砰地下了楼，直奔传达室。刚握住话筒，里面的秦沧海就说：“你这个霍元彪呀，是不是换号码了？”霍元彪说：“没有呀，13312341234。”秦沧海说：“那我为什么老是打不进呢？”霍元彪就想到了他打不进的原因，笑呵呵地说：“兄弟呀，有什么事？”秦沧海说：“你还有心情笑呢？”霍元彪说：“怎么了？快过年了，高兴呀。”秦沧海说：“你难道不知道？”霍元彪说：“知道什么呀？我正在家里打包，明天准备回老家呢。”秦沧海说：“郭副局长被检察院带去了。”霍元彪说：“啊？”秦沧海说：“你也不要啊了，赶快到郭副局长的



父母家去一趟，安慰安慰那两位老人。”霍元彪有点迟疑。秦沧海说：“快过来呀，郭副局长的父母住在人民路234号王府花园9栋18房，局里很多人都去看了。”霍元彪吞吞吐吐地说：“要封礼吗？”秦沧海说：“当然要封呀，而且这个礼就更加特殊了，我个人认为，这是考验一个人是真封礼还是假封礼的时候了。”

霍元彪放下电话，他在反复考虑：要不要跟老婆说起这件事呢？



患 者

早晨8点过10分，一位穿油绿色医疗服的青年男医生走进502病室，他对患者说：“赶快把头发剃光，上午10点半，准备动手术。”

患者老婆正在给患者做头部按摩。患者一把撩开老婆的双手，一骨碌爬了起来，异常激动地说：“太好了！终于轮到我动手术了！快把我扶出去！”老婆一边扶患者下楼，一边用手机通知患者的弟弟。医院对面理发店那个青年小伙热情地将患者扶到理发专用座椅上，然后就去磨剃刀。患者惊讶地说：“你怎么知道我要剃光头？”店小伙说：“我一看你行动不是很方便，又是这个时候进来，就知道你要动手术了。”患者两只眼睛瞪得老大，尔后说：“是这样的。”店小伙移来一个脸盆架，端了一盆温水，给患者洗头。店小伙手里那把雪亮的剃刀在患者头上走了一个来回，一大块黑白相间的头发纷纷滚落下来，患者脑袋上那座杂毛似的小山仿佛被人垦出一条崭新的路，里面露出白生生的头皮。患者一边接受店小伙毫无忌惮的开垦，一边吩咐老婆快去做准备。老婆刚出店门，又被患者喊了回来。患者伸出右手，中间三根指头弯曲着，大拇指和小指翘了起来，然后又用右手掌做成一把手枪，向老婆亮了亮。店小伙说：“你这是干什么？”患者说：“没什么，没什么。”店小伙差不多剃光了患者半边脑袋，最后说：“是在准备红包吧。”患者吃了一惊，说：“你怎么知道？”店小伙说：“现在都是这样，动手术一定要打红包的，好像当官一定要送礼一样。”患者如释重负地说：“是这样的。”店小伙手里的刀飞快地削开患者另外半边头发，一撮撮毛发顺着患者的脑袋滚下来。老婆从银行那边回来时，患者已被修整得像个和尚。

患者弟弟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走进来，患者老婆正协助护士将患者扶



上手术推床。患者一把抓住弟弟的手说：“跟我来，有话对你说。”老婆和弟弟一起推着滚动推床，在护士的引导下，进了电梯。到了五楼，沿着长长的走廊，患者被推到了手术室门口，很快又被扶进了更衣室。患者要求护士们出去，然后将老婆和弟弟叫了进去。患者对老婆说：“你取了多少？”老婆说：“4500。”患者失望地说：“少了，肯定少了！”患者然后又问弟弟：“你身上带了多少钱？”弟弟两只手在衣袋里翻了一阵，翻出512块8角。患者说：“还是不够！”弟弟说：“那我去银行取。”患者说：“来不及了，你赶紧给我弄一支笔和一张纸来。”弟弟溜了出去，他找到了门口把守的那位护士。护士得知他要纸和笔，催促着说：“衣服换好了没有？马上要进去打麻药了，还要笔和纸干什么？”护士马上又想到了病人可能是要立遗嘱，因而就配合性地给他找来了笔和纸。弟弟把笔和纸交给患者。患者将纸摊在窗户的玻璃上，昂起他的光脑袋，很快就写好了一张条。然后，患者要老婆把4500元钱和早已准备好的6个红包拿出来，又从弟弟手里接过他身上仅有的500元钱，转过身，在一旁封红包。护士推开门说：“你怎么还没换好衣服？要进去打麻药了！”患者说：“就来了，就来了！”封好6个红包，患者开始换手术专用服。很快，患者就被送进了手术室。

麻醉师正准备为患者实施麻醉。患者爬起来说：“你这要干什么？”麻醉师说：“给你打麻药呀，不打麻药，你会受不了的。”患者从内裤里抽出一个红包，企图交给这位年轻的麻醉师。麻醉师说：“你这是干什么？”患者说：“你就不要客气了，快收下吧！”麻醉师说：“我不能收病人红包的，你不要这样。”患者说：“你不收，你就是在害我！”麻醉师说：“我怎么是在害你呢？”患者说：“你不收，我怎么知道你打的麻药是否适量？我早就打听过了，动手术，麻药是关键，麻药不适量，麻醉不到位，会痛死人的。”麻醉师说：“请你把红包收回去好吗？我会尽职的。”患者说：“当然不好！你如果不收，我又怎么知道你尽职了呢？你不收红包，我就拒绝打麻药，你要是硬来的话，我就告你乱打麻药！告诉你吧，上次我有个亲戚在这里动手术，因为没有给麻醉师打红包，手术没做完，他就痛得喊爹叫娘，他说他一辈子都忘不了手术刀切肉那种感觉。我可不想这样！”患者在麻醉师没收红包之前，一直固执地坐在手



术台上。麻醉师没办法，只好将他的红包接过来，插入衣袋。麻醉师准备给患者实施麻醉，患者又拒绝了。麻醉师说：“这又怎么了？”患者说：“我还有事没办完，当然不能麻醉！”麻醉师说：“你还有什么事？快一点吧。”患者说：“今天给我做手术的有几位副刀医生？”麻醉师说：“两位。”患者又问：“像我这种手术，一般有几位护士在场？”麻醉师说：“至少两位。”患者自言自语地说：“差不多了。”麻醉师要给患者实施麻醉。患者再一次拒绝了。患者要麻醉师把两位现场护士叫进来。麻醉师摇着头出去了。不一会儿，一高一矮的两位护士刚进来，她们就看见患者正在内裤里掏家伙，好在护士对人体的每一个部位都看麻木了，她们也就没有太大的惊讶。她们看见患者从内裤里抽出两个红包。患者说：“辛苦你们两位了，一点意思，不成敬意。”矮个子护士说：“你这是干什么？我们不收红包的。”患者说：“麻醉师都收了，你们不收，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们想在我动手术时做手脚？”高个子护士说：“不会的，绝对不会，我们怎么会干那种事呢？”患者说：“你们不收，我怎么知道你们不会干那种事？告诉你们吧，上次我有个同事到这里动手术，护士躲在一边打瞌睡，结果耽误了输血，抢救无效，死了。”两个护士对视了一眼，一前一后地领过患者给她们的红包。护士快要出门时，患者说：“请你们把两位副刀医生叫进来。”几分钟后，一肥一瘦的两位副刀医生进来了。他们对这台手术的前期工作大为吃惊。因为患者并没有躺在手术台上昏昏欲睡，而是光着脑袋站在窗户边数他手里的三个红包。患者说：“你们两个来得正好，一人一个，你们一看我就应该知道，我不是那种很富有的人，但我知道我该怎么配合你们做好这台手术。”肥肥的副刀医生说：“你这是什么话？”患者说：“感谢的话呀，一点小心意。”患者将一个红包递给肥肥的副刀医生。瘦瘦的副刀医生说：“我们不能收红包的。”患者说：“你可千万别这么说，难道你们想害死我？”两位副刀医生异口同声地说：“这怎么可能呢？”患者说：“你们不收红包，就完全有这个可能。十年前，我爹到这里动手术，因为只给主刀医生打了个小红包，结果还是被副刀医生给弄死了，他要么递错了刀子，要么就递得不及时，特别是主刀医生下手术台后，副刀医生收拾残局时，竟然将一把小剪刀留在了我爹肚子里。太可怕了！如果你们今天不收，我怎么能



相信你们是真心配合主刀医生呢？再说，麻醉师和护士都收了，你们不收，不是成心与我过不去吗？”两位副刀医生只好接过患者的红包。他们刚把红包插入口袋，主刀医生就进来了。主刀医生大声骂道：“怎么回事？连麻醉都还没做，这台手术今天到底做不做？”患者说：“看样子，你应该是主刀医生了，告诉你吧，手术是肯定要做的，只不过我还有点事没办完。”主刀医生说：“什么事？”患者跳下手术台，从内裤里抽出一个红包，说：“恩人，请你收下吧！”主刀医生惊奇地说：“你这是干什么？”患者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科员，收入不高，一点小意思。”主刀医生说：“你贿赂我？”患者严肃地说：“哎呀，看你还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这叫贿赂吗？这叫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你肯定是嫌少了，你说个数吧，我绝对不是那种不懂规矩的人。”主刀医生瞟了患者一眼，出去了，只听见他在门外大声喊：“麻醉师！”不一会儿，麻醉师进来了。麻醉师对患者说：“对不起了，我要给你麻醉了。”患者非常失望，他立在那儿不动。麻醉师说：“请你配合我，不然，这台手术就只好取消了。”想到排队等这台手术已半个多月了，患者只好乖乖地躺在手术台上。麻醉师为患者注射麻醉液时，患者从内裤里取出他最后一个红包，薄薄的，紧紧捏在手心。

麻醉液流进了患者躯体，开始麻醉他的知觉神经。患者亲眼看到主刀医生走过来，然后在他脑袋上用刀子轻快地划。患者努力呼唤着自己，不能睡，千万不能睡呀。患者几乎用尽了全部力气，微微抬了抬右手。高个子护士趁机掰开患者的右手，将那个薄薄的红包翻出来。患者努力用眼神暗示着那位高个子护士。高个子护士暗暗地将那个薄薄的红包插入全神贯注的主刀医生衣袋里。这时，患者嘴角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很快，他沉睡过去。

主刀医生走下手术台。清洗一番后，他摸到了衣袋里那个薄薄的红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欠条，内容是：

今欠到东方脑科医院感谢费人民币两千元整，待本人头脑清醒以后，再予归还。

张福生 3 月 15 日



杀猪

娘把灶火烧得很旺时，我搂了衣服哆嗦着从房里跳进来。三姐正在火炉边躬着腰换鞋子。我麻利地从三姐背上跨过去。二姐说：“你这是鬼追上来了吧？”我一屁股坐在火势最燎、没有烟雾的矮凳上，咧了嘴，对二姐笑。

二姐挑着一担水进来，喘着气说：“山花脸屋里要杀猪，井水都被挑干了！”

娘说：“去年过年，山花脸屋里没有猪杀，今年他屋里养了一头架子猪，昨天我到井里洗菜时，山花脸婆娘笑嘻嘻的，嗯，今年他们会胀死的。”

正说着，我看见白茫茫的村口道上，山花脸的女儿正挑着一担水在爬坡。

我的弟弟三元捧了一块冰，从外头冲进来。他冻得满脸通红。他将冰块放在火坑中央的青架上，冰融水滴，火星子嗤嗤地响，冒出一阵灰尘。二姐狠狠给三元一巴掌。三姐说：“妈，你看看三元啰，他在这里烧冰！”

娘警告着说：“三元，你这个鬼崽子，你讨死了么？”

三元将鼻孔外面那条裸露的黄鼻涕快速吸进去，瞪了眼骂三姐：“地主婆！”

三姐从板凳下面摸出一只鞋，准备去打三元。三元转身跑在娘身后。娘扯开话题说：“今年山花脸屋里红薯种得多，有藤吃，猪也长得快。上个月，我看到他家那头猪，有半个人高，现在又养了一个多月，恐怕有三百多斤了。”